



历经14年的不懈努力，新编世界地图终于在2013年9月得以出版，作为这部新图的主编，我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。于是，带着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喜悦，2014年春节我们疯狂了一把，一行三人带着自行车从武汉坐火车到达广州，从广州开始骑行近500公里，到达阳江市的闸坡镇，途径中文世界地图的诞生地——肇庆，将刚刚出版的世界地图，送到了它430年前诞生的地方。

初版中文世界地图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在广东肇庆绘制完成的，名曰《山海舆地全图》。《山海舆地全图》由当时驻肇庆的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刊印，现已失传。

世界地图是“世界观”的表现形式，正如《中国国家地理》主编单之蔷所言：“有什么样的世界地图，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”。而什么样的世界观，则决定什么样的科学观。地圆说（地球是圆形的）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不仅对地理学、而且对天文学、甚至对牛顿力学，都有直接的影响。

出现在中国殷周之际的“盖天说”认为，天是圆形的、大地是方形的，天是笼罩在大地之上的，即所谓

“天圆地方”。战国的惠施和汉代的张衡认为大地是球形的，天也可以运转到大地的下面，这就是“浑天说”。元代的札马鲁丁还制作出我国历史上第一架“地球仪”。但“盖天说”占统治地位，“浑天说”与“地球仪”未受到应有的重视。唐代的一行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测量工作，并以北极星作为测量纬度的标准，元代的郭守敬测量了27个点的纬度值，但他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却停留在“天圆地方”上。1405年，明朝郑和率舰船百余艘、27800人出海远航。前后7次奉使，历时28年，先后到达东南亚、印度半岛、波斯湾、阿拉伯半岛、非洲东岸，访问30余国，迎送使者，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、文化交流，但却没能开辟新航线、发现新大陆，与世界地理发现的伟大时代失之交臂，甚为可惜。

就在中国的汉代时期，希腊科学家托勒密将“地圆说”的观点引入地图学，创立了以经纬网的变形表示地球曲率的地图。郑和下西洋87年后，哥伦布在“地圆说”的指引下，率3艘轻帆船横渡大西洋，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圣萨尔瓦多岛，一举发现了美洲。1497年，伽

马率船队由里斯本出发，绕过好望角，穿过印度洋，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港，开辟了欧洲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线。1519—1521年，麦哲伦率船队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，完成人类的首次环球航行，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理论。

明朝末期，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从广东肇庆输入中国，“地圆说”的观点在中国逐渐传播开，并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于2000年建成的中华世纪坛中央大厅内有一



2000年10月作者（左一）与葛剑雄（左二）一起在肇庆参加“中文世界地图演变学术研讨会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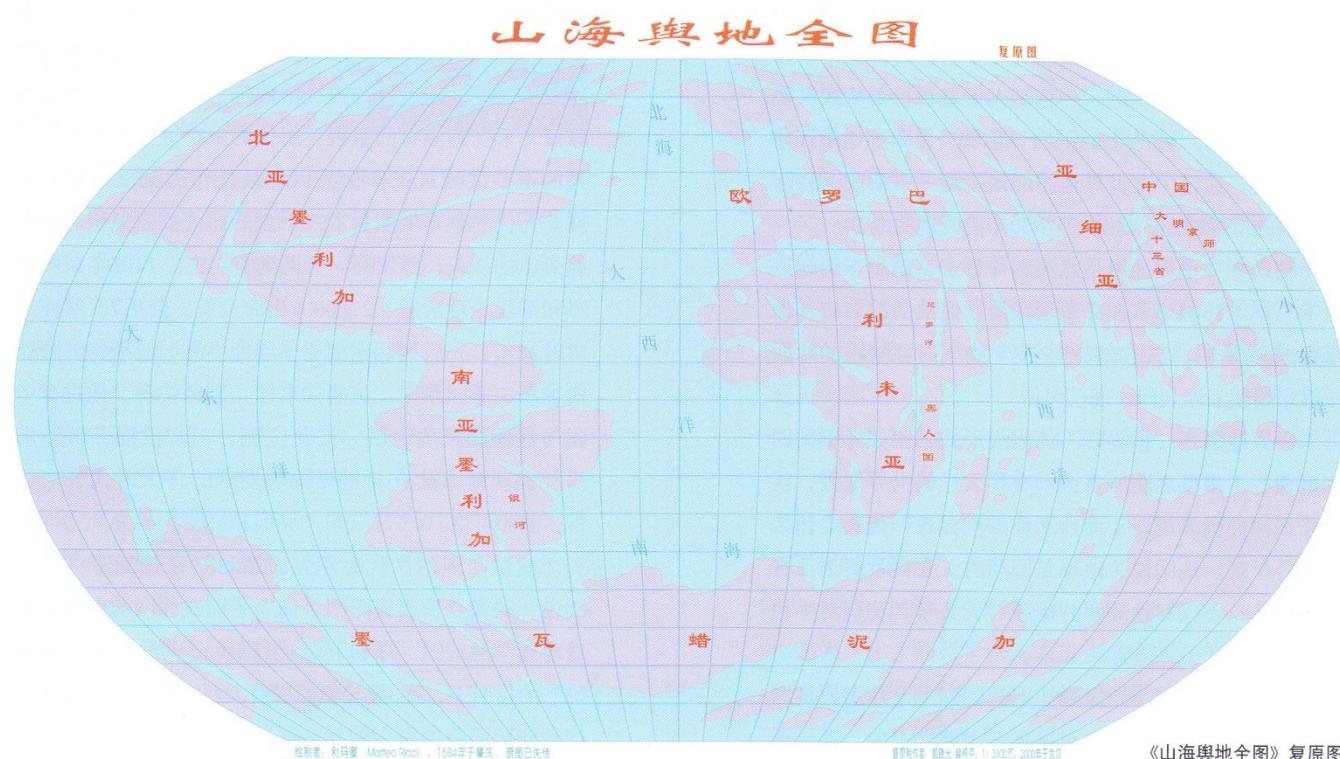
组浮雕壁画，雕刻着几千年来对中华文明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，在一百多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中，仅有两个外国人，一个是马可波罗，另一个就是利玛窦。

2000年10月，我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一起，应邀参加在肇庆举行的“中文世界地图演变学术研讨会”，当时我正在母校同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。在研讨会上，我认识到了世界地图对中国科学进步的重要意义，并决心应用自己的测绘学知识，将已失传的首版中文世界地图《山海舆地全图》复原出来。

研讨回后，我走访了南京博物院、辽宁博物馆和北京的国家图书馆，得到热情支持，终于将失传多年的首版中文世界地图复原了出来，并写成论文发表在2001年第10期《同济大学学报》上。

完成古图复原之后，我再接再厉，联合湖北省地图院，一鼓作气创编完成了“双经双纬”的新编《系列世界地图》，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依据新编世界地图提出的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“北扩建议”最终被国家采纳，为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（作者1982年1月毕业于同济大学测绘专业，现任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。）



《山海舆地全图》复原图